

大藏經索引

第十八冊
論集部

收錄典籍解題

本書爲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三十二冊（論集部）之索引，其所收錄之典籍如下：

經典號碼	典籍名	卷	著者名	譯者名
No. 1628	因明正理門論本	1 卷	大城龍菩薩造	唐 玄奘 譯
No. 1629	因明正理門論	1 卷	大城龍菩薩造	唐 義淨 譯
No. 1630	因明入正理論	1 卷	商羯羅主菩薩造	唐 玄奘 譯
No. 1631	迴諍論	1 卷	龍樹菩薩造	後魏 毘目智仙共覆曇流支 譯
No. 1632	方便心論	1 卷		後魏 吉伽夜 譯
No. 1633	如實論反質難品	1 卷		陳 眞諦 譯
No. 1634	入大乘論	2 卷	堅意菩薩造	北涼 道泰等 譯
No. 1635	大乘寶要義論	10 卷		宋 法護惟淨等 譯
No. 1636	大乘集菩薩學論	25 卷	法稱菩薩造	宋 法護日稱等 譯
No. 1637	集大乘相論	2 卷	覺吉祥智菩薩造	宋 施護 譯
No. 1638	集諸法寶最上義論	2 卷	善寂菩薩造	宋 施護 譯
No. 1639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 中外道小乘四宗論	1 卷	提波菩薩造	後魏 菩提流支 譯
No. 1640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 中外道小乘涅槃論	1 卷	提波菩薩造	後魏 菩提流支 譯
No. 1941	隨相論 解十六諦義	1 卷	德慧法師造	陳 眞諦 譯
No. 1942	金剛針論	1 卷	法稱菩薩造	宋 法天 譯
No. 1943	尼乾子問無我義經	1 卷	馬鳴菩薩集	宋 日稱等 譯
No. 1944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	10 卷		陳 眞諦 譯
No. 1645	彰所知論	2 卷	發合思巴造	元 沙羅巴 譯
No. 1646	成實論 16卷，或20卷，24卷		訶梨跋摩造	姚秦 鳩摩羅什 譯
No. 1647	四諦論	4 卷	婆藪跋摩造	陳 眞諦 譯
No. 1648	解脫道論	12 卷	優波底沙造	梁 僧伽婆羅 譯
No. 1649	三彌底部論	3 卷		失 譯
No. 1650	辟支佛因緣論	2 卷		失 譯

No. 1651	十二因緣論	1 卷	淨意菩薩造	後魏	菩提流支譯
No. 1652	緣生論	1 卷	龍樹造	隋	達磨笈多譯
No. 1653	大乘緣生論	1 卷	龍樹造	唐	不空譯
No. 1654	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	1 卷	龍猛菩薩造		
No. 1655	止觀門論頌	1 卷	世親菩薩造	唐	義淨譯
No. 1656	寶行王正論	1 卷		陳	眞諦譯
No. 1657	手杖論	1 卷	釋迦稱造	唐	義淨譯
No. 1658	諸教決定名義論	1 卷	慈氏菩薩造	宋	施護譯
No. 1659	發菩提心經論	3 卷	天親菩薩造	後秦	鳩摩羅什譯
No. 1660	菩提寶糧論	6 卷	龍樹本 自在比丘釋	隋	達磨笈多譯
No. 1661	菩提心離相論	1 卷	龍樹菩薩造	宋	施護譯
No. 1662	菩提行經	4 卷	龍樹菩薩集頌	宋	天息災譯
No. 1663	菩提心觀釋	1 卷		宋	法天譯
No. 1664	廣釋菩提心論	2 卷	蓮華戒菩薩造	宋	施護譯
No. 1665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1 卷		唐	不空譯
No. 1666	大乘起信論	1 卷	馬鳴菩薩造	梁	眞諦譯
No. 1667	大乘起信論	2 卷	馬鳴菩薩造	唐	實叉難陀譯
No. 1668	釋摩訶衍論	10 卷	龍樹菩薩造	姚秦	筏提摩多譯
No. 1669	大衆地玄文本論	20 卷	馬鳴菩薩造	陳	眞諦譯
No. 1670 A	那先比丘經	2 卷		失	譯
No. 1670 B	那先比丘經	3 卷		失	譯
No. 1671	福蓋正行所集經	12 卷	龍樹菩薩集	宋	日稱譯
No. 1672	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1 卷		宋	求那跋摩譯
No. 1673	勸發諸王要偈	1 卷	龍樹菩薩撰	宋	僧伽跋摩譯
No. 1674	龍樹菩薩勸誠王頌	1 卷		唐	義淨譯
No. 1675	讚法界頌	1 卷	龍樹菩薩造	宋	施護譯
No. 1676	廣大發願頌	1 卷	龍樹菩薩造	宋	施護等譯
No. 1677	三身梵讚	1 卷		宋	法賢譯
No. 1678	佛三身讚	1 卷	西土賢聖撰	宋	法賢譯
No. 1679	佛一百八名讚	1 卷		宋	法天譯
No. 1680	一百五十讚佛頌	1 卷	摩呾里制吒造	唐	義淨譯

No. 1681	佛吉祥德讚	3 卷	寂友尊者造	宋 施 護 譯
No. 1682	七佛讚唄伽他	1 卷		宋 法 天 譯
No. 1683	毘維梵讚	1 券		宋 法 賢 譯
No. 1684	八大雲塔梵讚	1 卷	西天戒日王製	宋 法 賢 譯
No. 1685	佛說八大雲塔名號經	1 卷		宋 法 賢 譯
No. 1686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	1 卷		宋 天 息 災 譯
No. 1687	事師法五十頌	1 卷	馬鳴菩薩集	宋 日 稱 等 譯
No. 1688	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	1 卷		元 管 主 八 撰
No. 1689	請賓頭盧法	1 卷		宋 慧 簡 撰
No. 1690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	1 卷		宋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No. 1691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	1 卷		宋 法 賢 譯
No. 1692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1 卷		宋 天 息 災 譯

以上 66 部 201 卷收錄於論集部。這些顯然不屬於釋經論部、毘曇部、中觀部、瑜伽部的印度撰述之論部一切典籍，編輯者把它分爲八類，即：

1. 因明論類 6 部 6 卷 (No. 1628 ~ No. 1633)
2. 入大乘論等類 5 部 41 卷 (No. 1634 ~ No. 1638)
3. 外道四宗論類 5 部 5 卷 (No. 1639 ~ No. 1643)
4. 立世論等類 2 部 12 卷 (No. 1644 ~ No. 1645)
5. 成實論等類 13 部 45 卷 (No. 1646 ~ No. 1658)
6. 菩提心論等類 7 部 19 卷 (No. 1659 ~ No. 1665)
7. 起信論類 4 部 33 卷 (No. 1666 ~ No. 1669)
8. 印度撰述雜類 24 部 40 卷 (No. 1670 ~ No. 1692)

現說明於下：

1. 因明論類 6 部之中，因明正理門論本與因明正理門論之內容幾乎相同，只是義淨譯多了序言而已。其著者爲陳那 <Dignāga>。由於最近西藏大藏經所收之陳那論理書之解明，他的思想漸次明確，因而明白本論乃陳那之主要著作集量論 <Pramāṇa-samuccaya> 之資料來源，其全書之組織以論議論理爲中心，這與陳那最後著作的論理學之組織完全不同。不過，本論在西藏譯之著作未明以前，曾是中國唯一的因明書，而出現了很多註釋書。本書因內容難解，故其入門書之因明入正理論較被重視，亦有很多註釋。迴諍論是龍樹著作中，有關因明的唯一漢譯本而受到重視。在此批判了正理學派的思想，這與藏譯之廣破經 <Vaidalya-Sūtra> 均應加以注意。方便心論一般都認爲是龍樹以前的佛教徒寫成之論理書，但其著者至今不明。如實論正如其副題——反質難

品，是敘述反質難之論書，一般以爲這是世親之著作。現將以上因明類之原本判明者列舉如下。

因明入正理論 < Nyāya-praveśa >

The Nyāya-praveśa Sanskrit Text with Commentaries Ed. by Anandashankar B. Dhruva, Baodra, Oriental Institute 1930, G.O.S. No XXXVIII.

Nyāyapraveśa. Sanskrit Text. Ed. and reconstructed by N.D. Mironov, T'oung Pao, Vol. XXVIII, Leiden 1931

西藏譯 東北目錄 No. 4208

北京影印目錄 No. 5706, No. 5707, 此中 No. 4208, No. 5707 是由漢譯譯爲藏譯的。藏文之寫本有：Tibetan Text. Ed. by Vidhushekharana Battacharya, Baroda Central Library 1927 G.O.S. No XXXIX.

廻諍論 < Vighraha-vyāvartanī >

The Vighrahavyāvartanī of Nāgārjuna with the Author's Commentary, Mélanges, Chinoises Bouddhiques. Vol. IX, Ed. by K. P. Jayaswal and Rāhula Sāṅkṛityāyana. G. Tucci; Pre Dinnāga Buddhist Texts.

2 5部41卷入大乘論等類之論書，大體上是用種種形式敘述大乘佛教的。首先入大乘論，據說是第四世紀時由堅意菩薩所造，而於北涼時代 < A.D. 395 ~ 439 > 由道泰等人譯出。共有上下二卷三品。在上卷義品敘述大乘才是三藏之完全者，依此方能獲得大果之理，在下卷之議論空品說明菩薩之十地能成就福果智果事，而於順修諸行品則述說佛之法身以及應尊重初發心之菩薩。關於大乘寶要義論，其著者失傳，譯者爲法護惟淨等人。即最初的部分爲法護譯，第七卷以後始由惟淨翻譯完成。譯出時間推定爲自宋景德元年 < 1004 > 至嘉祐三年 < 1058 >。本論之西藏譯收錄於北京影印目錄 No. 5330 與東北目錄 No. 3934，稱爲 < Mdo kun-las btus-pa > < sūtra-samuccaya >。依西藏所傳，著者爲龍樹 < Nāgārjuna >，譯者爲 Jinamitra, Silendrabodhi, Yeses sde，而且分爲5卷。內容幾乎無著者之言而全引用經典。關於這點，藏譯所傳之經集最能顯示其內容，若由引用經典這點來說，著者該不會是龍樹 (Nāgārjuna) 吧。其所說之內容，可由西藏藏經中該經之 Ratnakaraśānti 的注釋 (北京影印目錄 No. 5331，東北目錄 No. 3935)，把它分爲①佛出世難得談說②人身難得談說③時分德財難得談說④信難得談說⑤發菩提心難得談說⑥慈悲難得談說⑦降法捨離難得談說⑧所行難得談說⑨涅槃信解難得談說⑩行殊勝難得談說⑪廣大信解難得談說⑫攝略偈等12種科文詳加解說而得明瞭，是敘述遇佛出世難，人身難得，求佛道之困難以及求得這些時所獲得的宏大功德。大乘集菩薩學論25卷之作者，相傳爲法稱菩薩，但這位法稱顯然不是因明家之法稱 < Dharmakīrti >。果如此，則本書究竟爲誰的著作就不明了。譯者作爲法護日稱等譯。譯出年代大約在上述大乘寶要義論的前後。其西藏譯共有三本。

① Bslab-pa kun-las btus-pahi tshig lehur hyas-pa.

② Bslab- pa kun-las btus- pa.

③ De-hshin gśegs-paḥi sñiñ-po yi-ge brgya- Paḥi. bsrūn-ba dan
sdig-pa bsags - paḥi cho-ga.

此中，第一種是將偈頌部分抽出單行的，稱為〈śikṣā-samuccaya-kārikā〉（北京影印目錄 No 5335，東北目錄 No 3939，No 4549）。第二種分爲 18 品相當於漢譯本（北京影印目錄 No 5336，東北目錄 No 3940）。第三種是護身品第 6 之 2 的別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5337，東北目錄 No 3941）。這三種譯本，著者均爲寂天〈Sāntideva, shi-baḥi- Iha〉，這也許沒錯吧！不過，保存於劍橋之寫本，著者作爲 Jayadeva。至於內容，正如題名，敘述了大乘菩薩所應學習的很多德目，這均引用經典來說明，故引用之經論達百餘種之譜，大多爲失傳之梵文原典，這是應予注意的。梵文之斷片發見於 Idikutsari，對此，H. Stöner 曾於 1904 年在〈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介紹。又 C. Bendall 作爲 Petersburg 之 Bibliotheka Buddhika 第一卷曾於 1897 年校訂尼泊爾本予以出版，後於 1922 年出版英譯本。此英譯本是 W. H. Rouse 將 Bendall 未譯完的工作完成的。集大乘相論 2 卷，相傳是覺吉祥智菩薩造施護譯。內容係略釋大乘相的，其實這是一本大乘術語之解說書。著者將稱爲一切法之蘊，處，界，緣生，波羅蜜多，地，空，菩提分，聖諦，靜慮，無量行，無色等至，解脫，三摩鉢底先行，解脫門，神通，陀羅尼，力，無所畏，無礙解，大慈大悲，佛不共法，諸聲聞果，了知一切相，真如，實際，無相，法界等一一加以解說。西藏譯本稱爲〈Theg- pa chen-poḥi mtshan-ñid kun-las btus-pa shes-bya-ba〉〈mahāyana-lakṣaṇam samuccaya (nāma)〉，著者爲 Buddhajñānapāda。最後，集諸法寶最上義論 2 卷，相傳是善寂菩薩造施護譯。但對著者却毫無所知。內容爲大乘教法，被視爲唯識系統之論書。本書引用諸經論以說明阿賴耶識，而從唯識立場說明佛教思想。梵藏本均闕。

3 外道四宗論類 5 部 5 卷在大體上爲外道說之介紹，而有把它破斥之體裁。在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之中所指的提婆菩薩，當然不是中觀學派相傳之提婆，這是毫無疑問的。楞伽經是否把外道小乘四宗，亦作如本論的區別呢？這也無法證實。本論雖然留存了許多問題，但以一異俱不俱等四見區分內容的作法敘述於入楞伽經第四卷集一切佛法品，故可能把它搭配成一爲數論，異爲勝論，俱爲尼乾子，不俱爲若提子的吧！譯者係菩提流支，乃爲北魏代〈A. D. 508 ~ 535〉之譯品。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亦爲提婆菩薩造菩提流支譯，其情形與上述相同。此涅槃論顯然是入楞伽經第六卷涅槃品之解說。即：將此楞伽經之說區分爲二十，而把它配合於二十論師來解說外道思想，藉以明確佛教的立場。所謂二十論師之名稱如下：①小乘外道論師②方論師③風論師④違陀論師⑤伊除那論師⑥裸形外道論師⑦毘世師論師⑧苦行論師⑨女人眷屬論師⑩行苦行論師⑪淨眼論師⑫摩陀羅論師⑬尼犍子論師⑭僧佉論師⑮摩醯首羅論師⑯無因論師⑰時論師⑱服水論師⑲口力論師⑳本生安荼論師。隨相論在其目次附有

解十六諦義的副題，本文則說論中解十六諦。即：本論雖然在闡明十六行道（見道），但其立場傾向於小乘，背後則預想了世親之阿毘達磨俱舍論，而以破我品為中心，力說無我義。由此點來說，譯者為真諦，則其著者也許是與堅慧同代的德慧，這是有可能的（西域記卷二）。本論中應予注意的是，數論學派與勝論學派之教理以及尼犍子等外道之主張。金剛針論相傳為法稱菩薩造法天譯。法天就是後來改名為法賢的法師，此譯品大約在A. I. 1973 ~ 1981 年譯。對著者法稱乃有些疑問。因為於1829年由B. H. Hodgson 解出的梵文本（1839年由 Lancelot Wilkinson 出版梵文本）*< kṛitir iyam siddhānta yāśvaghosa-pādānamiti >* 乃作為馬鳴作之故。至於內容則漢、梵幾乎完全相同（僅後半的敘述有些前後次序不同而已，以此作為別本的理由恐怕不成立吧）。由此不能認為有法稱作與馬鳴作。故贊成為馬鳴之著作才是合乎常識的。本書的內容早由高楠順次郎先生在世界聖典刊行會出版的奧義書全書八中翻譯介紹。這是由佛教立場批判階級制度的，內容有生命，族生，身體，知識，習俗，行作，吠陀等項目。得說是難得一見的珍書。本書沒有藏譯，只有梵文本。今敘述如下：

Lancelot Wilkinson ; *Wujra Soochi or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upon which the Brahmanical Institution of Caste is founded*, by the learned Bodhist Ashwa Ghoshu. 1839.

Albrecht Weber ; *Die Vajrasūci des Āśvaghosha*, Abhandlungen der preuss. Akad.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859, S. 205 ff.

Sujitkumar Mukhopadhyaya ; *The Vajrasūci of Āśvaghosa*, Visva-Bharati Annals, Vol. II 1949, pp. 125-184.

最後的尼乾子問無我義經相傳係馬鳴集日稱等譯。在漢譯中相當於本經的有末法天譯之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內容是反尼乾子之實我主張，而主張無我，說明世俗之假我畢竟是假我，第一義畢竟是自性空。西藏譯稱為*< Hphags- pa bdag-med-pa dris-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a'i mdo >* 收錄於北京影印目錄 No 840 東北目錄 No 173。據說梵文題名為*< Ārya-nāiratma-paripricchā-nāma-mahāyāna-Sūtra >*。梵本有萊維*< S. Lévi >* 於1928-29發表之*< Encore Āśvaghosa & Autour a Āśvaghosa, J. A. 1928-29 >*，這是根據尼泊爾本的。其後1931年Sujitkumar Mukhopadhyaya 發表了*< Nāirātmya paripriccha >* 作為自作之梵本。

4. 立世論等2部12卷均為敘述自然界、有情界情形的論書。這不僅說明世界自然的情形，又依此作為成佛的根本資料。首先立世阿毘曇論10卷，相傳為真諦譯。其年代大約在陳永定年中558年或559年。本書本來是部論書，但表題不但有佛說二字，且由如是我聞開端，最後則以佛世尊說我聞如是，或類似之文章結束。因此沒有著者名。根據開元錄的記載，似有天地記經之異名。此論之內容首先總說自然世界之構造，次說須彌四州，順次說三十三天，四天王天等諸天，而後論日月運行之情形，衆生之受生與壽量，地獄之情形等。又以三災等顯示世界毀壞的情形，再述此世界之起成，以說明世界之

成住壞空。而這些世界的成壞皆繫於衆生之業報。與本論有密切關係而應連想的有長阿含中之世記經，大樓炭經，起世經，起世因本經。其前後關係雖不明確，却是應該注意的。彰所知論2卷，相傳係發合思巴造沙羅巴譯。著者發合思巴的藏語爲hphags-pa，乃爲聖人之意。俗姓足克衰，爲西藏Sa-kya人，因出家通三藏故，被稱爲聖人發合思巴。據說發合思巴後來到蒙古受忽必烈重用爲國師，造了蒙古文字。相傳此彰所知論是於燕京爲蒙古皇太子眞金而說的法要。譯者沙羅巴是師事發合思巴之學者，本論之內容共分爲五章。即①器世間品敘述須彌四州等，②情世界品詳說地獄等六道及在西藏蒙古佛教傳播之情形，以及有情之因果相續法，十二緣生，色心心所不相應行等，③道法品敘述資糧、加行、見、修、無學等五位之修行階第。④果法品說明四沙門果與十力四無畏等果位。⑤無爲法品述說虛空等三無爲法。因於此五法題一切所知法故，此論名爲彰所知論。

5 成實論等類之13部45卷，看不出有統一全部之立場。因第六、第七、第八，各有獨自之特徵，故本類似有將不屬於這些之經典總括在一起之感覺。

首先以成實論16卷來說，現無梵本亦無西藏譯。相傳爲訶梨跋摩<Harivarman>著，羅什譯。關於著者訶梨跋摩之傳記，乃根據收錄於出三藏記集中之玄暢之訶梨跋摩傳。依此看，他的年代大約在西元250~350。成實論被推定在巴連弗邑(Pataliputra)所寫。其內容正如曇影指示譯者羅什，可分爲發聚、苦諦聚、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五部，卷數有16卷本與20卷本二種。本論之梵文原典與西藏譯俱缺。至於本論之思想則有小乘、大乘或分通大乘等三種說法。四諦論4卷相傳爲婆藪跋摩造眞諦譯。內容分爲思擇，略說，分別苦諦，思量集諦，分別滅諦，分別道諦等六品，而引用衆經闡明四諦爲眞實之聖諦與何以說四諦等問題，以詳說佛陀所說之四諦，不過其思想似非大乘佛法。

(武邑)

「四諦論」婆藪跋摩(Vasuvvarman)造，眞諦譯(A. D. 557~569)乃如題示是敘述四諦法之論書。據論初之序偈說，造論的因緣是因鑒及迦栴延之論書過份簡略，佛陀蜜之論書則過份複雜，故參照兩者而造此部中量的論書。迦栴延之論書乃指「發智論」而言。佛陀蜜之作品現已失傳，但「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大正藏50,314b)記載爲脇尊者之師，有部系譜則作爲「阿毘曇心論」之作者法勝之後人。其事蹟雖然不明，但大約爲A. D. 2世紀中葉以後的高僧。

本論共有六品，初二品敘述有關四諦的概論，後四品對每一項目細加解釋。各品於開端先提問題，然後引用多種異說以問答體論證自己的見解。其主張未必與有部相同，有時亦採用經量部之看法。在論證中引用的經論極爲參雜不齊，並不一定採用某一部派之學說，若將有關各項問題之主張與各部派之說比較，則本論很難說係正統有部的論書。大體上可說傾向於有部，但似乎有以比較自由的態度採各部派之長處，以彌補有部缺點之意圖。至於原典則毫無所悉。

「解脫道論」爲優波帝沙(Upatissa)造，僧伽婆羅譯(A. D. 515)，本書與巴利本「清淨道論」(Uisuddhimagga)佛音(Buddhaghosa)造之關係，已於長井真

琴博士之「根本佛典之研究」，P. V. Bapat "Vimuttimaggā and Visuddhimaggā" (1937) 及干瀉龍祥博士「國譯一切經、論集部七」之解題中有所說明，其要點是巴利本爲A. D. 5世紀由佛音增補改訂者，因此漢譯本保持了較多古型。但不能說漢譯之原本是此論最古的型式。因爲著者Upatissa最遲也是A. D. 2世紀的錫蘭人，而漢譯却含有大乘或發達的大衆部之要素。即：在行門品中敘述了大乘系佛法中的佛十八不共法，或敘述上座之十波羅蜜却說出菩薩摩訶薩之語。漢譯本與巴利本之內容大致相同，但記述之順序不同，故其構成意圖亦有差異。本論的西藏譯稱爲「修解脫道功德經」(Vimukti mārga dhautagūṇa-nirdēśa-nāma, Rnampar grol-baḥi lam las sbyaṅs - paḥi yon-tan bstan- pa shes-bya-ba)，若由題名看，似乎比較接近於漢譯本系統。從原本至各種譯本的發展情形，應於校合各種譯本之後方可論述。但有關西藏譯之考究現在尚未徹底。

內容是對修禪者所說的戒定慧等解脫道之解釋，幾乎都是教說與術語之解說。若就修禪之順序與方法，而將本論與巴利本或其他小乘禪定經典類一比較，即可發見發達的層次而頗爲有趣。

至於出版的巴利本有Mrs. Rhys Davids的P. T. S. 二卷本(1920 ~ 21), Khemari 與Dhammatiloka的暹羅王室版(1922)及H. C. Warren的Harverd Oriental Series, vol. 41 (1950)，西藏譯有北京影印目錄No. 972, No. 5644 (東北目錄No. 306與No. 4143)二本，而相當於頭陀品之西藏譯的各種異譯本之校訂及其翻譯，已由佐佐木現順博士(1958)及P. V. Bapat (1965)發刊。

〔三彌底部論〕(失譯)是正量部聖典中唯一的漢譯本，因而極爲珍貴。本論是論述有關命終後轉生之業的，乃立欲色二界及中有之轉生，爲了肯定中有說，將輪迴主體之我論、無我論的界限，引經據典加以論證，更論及人、蘊等問題。論證時，也考慮了異部，外道等之論難，作了極爲詳細的說明。上卷是中有的立論，下卷爲其詳細的解釋。至於原典及其他問題則不詳。(山 田)

〔辟支佛因緣論〕之著者與譯者俱不明。雖稱爲論但內容是敘述辟支佛(pratyekabuddha)的悟道因緣(nidāna)的，而將成爲辟支佛的人的名字、場所及其理由等以故事體裁描述。若由辟支佛思想與阿羅漢及佛相提並論的立場來說，所謂辟支佛想必是釋尊本身，但却舉了9位辟支佛，這是應予注意的，也許論本身是一種譬喻譚(Apādānakatha)。〔十二因緣論〕相傳爲淨意菩薩造，菩提流支譯，但淨意菩薩爲何人至今不明。其內容爲初對十二因緣引用了偈文26句，再以說明的體裁敘述。說明的中心是將十二支的因果關係分類爲惑業苦之三道，以顯示一切現象之生起。「緣生論」相傳爲鬱楞迦造，達磨笈多譯。有關鬱楞伽(Ullangha?)之事蹟不明。譯者是達磨笈多，譯出年代爲隋大業三年(607)。內容以較前之十二因緣論更詳細的十二因緣偈，予以詳論的體裁敘述。內容是站在大乘的立場，將十二因緣分爲三煩惱(無明、渴愛、取)，二業(行、有)，七報(識等餘)等，用三時因果作很詳盡的說明。本論之異譯有唐

不空譯之《大乘緣生論》1卷。《因緣心論頌》與《因緣心論釋》相傳爲龍猛菩薩造。內容與前二者同樣，爲十二因緣的說明。將十二因緣分爲三類予以說明輪迴相，並將十二支緣起視爲一切法無我空。由內容看，可視爲龍猛即龍樹(Nāgārjuna)之著作。Poussin曾經發表了西藏譯原典與其法譯，另有N. Aiyaswami Sastri的英譯本。V. V. Gokhale也發表梵文原典。西藏大藏經有二種異譯本，即北京影印目錄No. 5236, No. 5237與No. 5467, No. 5468，相傳均爲龍樹之著作(東北No. 3836, No. 4553)。梵文典乃在Studia Indologica, Festschrift für Willibald Kirfel zur Vollendung Seines 70 Lebensjahre, P. 101 ~ 106。

《止觀門論頌》相傳是世親造，義淨譯。內容敘述依般若淨心的聖道之修習與解脫，特別詳說了對治迷於女色之姪慾。《實行王正論》的著者不明，譯者爲眞諦。但在西藏大藏經的書翰部中有名爲Rgyal-po-lagtam bya-ba rin-po-chehi phren-ba, R-āja-parikathā-ratnāvalī的龍樹著作(北京影印目錄NO. 5658, NO. 5928, 東北目錄NO. 4158)。內容分爲〈生天與至善之說示〉〈雜〉〈菩提資糧〉〈王之理趣說示〉〈菩薩行之說示〉等五品，而與漢譯大致相同。依藏譯可視爲龍樹之著作。果如此，則與其後收錄之《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勸發法王要偈》，《龍樹菩薩勸誡頌》等成爲一連串的書翰。但其關係必須進一步考證。

《手杖論》相傳爲釋迦稱造，義淨譯，但著者之事蹟不明。內容有瑜伽論之引用，站在唯識之觀點闡明生法四緣，以破駁有異執所生有情的外道說。《諸教決定名義論》相傳爲慈氏菩薩造，施護譯。著者慈氏雖有問題，但內容是說明一切教法之根本文字的意義，故可視爲密教關係的論書。

6. 菩提心論等類7部19卷，都針對發菩提心的問題敘述的經典。其中，《發菩提心經論》2卷相傳爲世親菩薩造鳩摩羅什譯。內容分爲12品，中心爲六波羅蜜之修道。得說是由大乘思想觀點闡明菩薩發菩提心的意義與修道之論書。《菩提資糧論》6卷相傳爲聖者龍樹本，比丘自在釋，達磨笈多譯。內容敘述成就菩提之根本在於般若波羅蜜，以及布施持戒等六波羅蜜、方便願力智，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等菩提資糧。自在比丘的長行釋是龍樹本偈之忠實解釋，有逐字釋的傾向。《菩提心離相論》相傳爲龍樹菩薩造施護譯。關於著者因在文中有阿賴耶識一語故頗有問題。不過，內容在說明菩提心的離相故，含有空思想，但這是大乘的立場，因此不能據此作爲龍樹造。《菩提行經》4卷相傳爲聖龍樹菩薩集頌，天息災譯。但這若由梵本與西藏譯來看是不正確的。因梵本、藏譯的著者均爲寂天(Śāntideva)。這由寂天的著作《大乘集菩薩學論》與本論有關連一事得以證明是正確的。若比較漢譯與梵本、西藏譯，梵本與藏譯同爲四卷十品，但漢譯爲四卷八品，缺少梵本之第三與第四二品，第二品也缺少了很重要的偈頌。故漢譯本有些問題。內容是菩提心的讚嘆，解說與波羅蜜之說明。今將梵本列舉如下。首先於1889年有Minayeff的(P. Minayeff; Bodhicaryāvatāra Zapiski IV. 1889. pp. 153 ~ 228)，次有(Haraprasād Śāstri; Bodhicaryāvatāra, J. of the

Buddhist Text Society of India, Vol. 2 (1894) part 1. pp 1~16, part 2 pp. 17~32), 之後 Poussin 發表了最佳校訂本 (De La Vallée-Poussin; Bodhicaryāvatāra. Bibliotheca Indica, Calcutta, 1901 ff)。其西藏譯收錄於北京影印目錄 No 5272, 部分譯收錄於 No 5929 (東北目錄 No 3871)。前者之題名為 < Bodhisattva-Caryāvatāra >, 後者之題名為 (Bodhisattva-Caryāvatāro-dbhava-praṇidhāna)。兩本俱為菩薩行, 並非菩提行。這有英、法、德等三國之譯本。[菩提心觀釋]之著者失傳, 譯者為宋·法天。內容是將 [菩提心離相論] 更加以略說的。在此說菩提心離一切性, 並以其一切性乃是蘊處界等性, 說明離性之情形, 更指出菩提心含有攝化衆生的大悲心, 故說菩提心就是利益心、安樂心、最上心、法界善覺心。

[廣釋菩提心論] 4 卷相傳為蓮華戒菩薩造, 施護譯。著者蓮華戒是中觀派清辯學系的學者, 在西藏大藏經中約有二十部著作流傳。本論收錄於北京影印版 No 5310, No 5311, No 5312 (東北目錄 No 3915, No 3916, No 3917)。1958 年 Tucci 在羅馬出版了梵文原典與西藏譯本 Minor Buddhist Text 2。這就是“Bhāvanākrama”。內容不用說當然是闡明有關菩提心的菩提道。正如漢譯之最後所說: [如上所釋菩提心義, 於諸經中略集要文。唯佛菩薩能盡知見。] 本論是以引用經文為主之文類。最後的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相傳為不空譯。本論分明是敘述密宗行者的菩提心義的。乃說若通達菩提心, 則以父母所生身即可證大覺位。

7. 起信論類 4 部 33 卷是以 [大乘起信論] 為中心的四部, 這裡集中了馬鳴名下之著作。即 [大乘起信論] 之新舊二譯二部與其註釋之 [釋摩訶衍論] 及 [大宗地玄文本論] 四部。關於 [大乘起信論], 共有梁太清四年 (A. D. 550) 譯出之真諦譯與大周證聖元年 (A. D. 695) 實叉難陀譯之二部。內容沒有多大差異, 不過欲知起信論之本意, 宜彼此參照研讀。其原文依版本之不同而稍有出入, 亦是值得注意的。內容分為: 因緣分、立義分、解釋分、修行信心分、勸修利益分等五分。關於著者馬鳴有許多問題, 有主張龍樹以後的馬鳴 (與迦膩色迦王當時之馬鳴區別) 之著作, 與中國撰述之二種說法, 至今仍無法決定。在中國唐代以降盛被研究, 一直被認為是大乘佛教之代表作。

[釋摩訶衍論] 10 卷為姚秦筏提摩多譯, 龍樹造, 若其所釋之大乘起信論為馬鳴之作, 則不可能為龍樹之註釋。對此點, 古來議論紛紛。內容不僅是註釋, 又站在密教的觀點施以大胆的註釋。就中, 指摘三十三種摩訶衍法門, 尤其是對第三十三不二摩訶衍之說明, 在思想上有獨特的展開。依日本弘法大師二教論的看法, 三十三之中, 初三十二屬顯教, 第三十三屬不二的密教。[大宗地玄文本論] 相傳為馬鳴菩薩造真諦譯。本論共有四十品, 內容雖用神秘的故事與譬喻, 但其中心在於敘述菩薩階位之五十一心地。據說這是中道實相的空的主張。經錄中無此論, 且古來亦無流傳之史實。這是應加注意的。

(武 邑)

8. 印度撰述雜類 24 部 40 卷, 可大別為五類。①那先比丘經 (1670 A 本, B 本)

，②福蓋正行所集經（1671），③勸誡頌類（1672～1674），④讚頌類（1675～1686），⑤其他（1687～1692）。

①「那先比丘經」是於西元前二世紀後半葉，支配西北印度之希臘王彌蘭（Menandros）與比丘那先（Nāgasena）對佛教教理之問答為內容的極為獨特的經典。本經的原型可能成立於西元前後，乃為希臘思想與佛教思想之對立。其歷史背景與思想內容甚為特異故，近代頗受到重視。本經共有二卷本（A）與三卷本（B）二種，均為東晉失譯。大正大藏經中之A（二卷本）是依高麗大藏經為底本，校對正倉院聖語藏之隋代寫本（只有卷上）的，B（三卷本）是依明版大藏經為底本，校對宋本，元本及宮內廳舊宋本的。依經錄的記載：『出三藏記集』（大正藏 No. 2145）卷四「失譯雜經錄」有「那先經二卷」（大正藏 55·22·a）及「那先經一卷異出本」（55·27·a），但『歷代三寶紀』（大正藏 No. 2034）及『開元錄』（大正藏 No. 2154）把後者作為宋、求那跋陀羅譯而歸屬於缺本，把前者作為「二卷或三卷」，『開元錄略出』（大正藏 No. 2155）則作為「那先比丘經三卷或二卷或直云那先經」，而認為三卷本才是正確。

若由此種大藏經系統間之差異與經錄中記事之混亂來看，依『開元錄』的蜀版大藏經及其覆刻的高麗大藏經，與更古的聖語藏之寫本，皆傳古型之二卷本，而依被『歷代三寶紀』『開元錄』之注記搞錯的『開元錄略出』的宋版（湖州本、福州本）及承其系統的元版、明版大概都傳承了三卷本。若比較A、B兩本，則A本較B本約缺少一卷分，但B本較A本有後世增加的痕跡。亦有『出三藏記集』所說之二卷本與一卷本被糅合為三卷本之說法，但這是必須進一步加以檢討的問題。縱使是糅合本，其年代大約在三卷本入藏直前的中唐吧。本經與巴利文大藏經中彌蘭陀王所問經（Milindapañhā）之比較研究極為重要，故向來這一方面的研究頗多。關於此請參閱下列參考文獻。

The Milidapanho, ed. by V. Trenckner. London 1880, 1928（巴利文原典之羅馬字本）譯『彌蘭王問經』南傳大藏經五九卷上、下東京 1939～40。

其他有關各國語譯、研究，在下列書中有詳細的文獻目錄。

中村元、早島鏡正譯『彌蘭陀王所問經』東京 1964. 307 頁以下

②「福蓋正行所集經」是以布施、持戒為中心敘述修小乘式善業與應種植福德之經典。譯者為北宋日稱，撰者為龍樹。但於此經中，無法窺見大乘論師龍樹的思想，故很可能是後世的假托，或是另一位龍樹之著作。譯者日稱是何時入宋尚無紀錄，傳說寂於神宗元豐元年（1078），故其譯出年代大約在十一世紀中葉。日稱是經典漢譯最後期的譯僧，其頭銜冠有「西天」故知是印度人，至於其經歷等則不明。包括本經，共有七部四十六卷譯經。一般來說，趙宋期，尤以後半期（1050 年以後）之譯經，其譯者之語言能力甚差，且表現、內容俱佳者極少。本藏經只收錄了高麗版大藏經中所收者，雖未校對三種版本，但在宋版湖州本（思溪版）中乃增加了此經（土軼）。

③勸誡頌類。屬於此類之三書均作為龍樹撰，而認為這是龍樹給與求那跋摩譯所言之「禪陀迦王」的金言集。但若由內容看，却與大乘論師龍樹不相稱，只是平凡的道德

格言之集成而已。義淨對本書曾於《南海寄歸內法傳》（大正藏 No.2125）卷四《讚詠之禮》條下（大正藏 54,227c）舉了《密支書》之名而詳述其內容。此書之原名，由義淨譯之尾題《阿離野那伽樹那菩提薩埵蘇頌里〔蜜〕離佉》亦可明白，乃為“Suhṛllekha”。這譯為《密友書》，同名的書在西藏大藏經中也收錄了二本。西藏譯本與義淨譯最為符合，而與求那跋摩譯相距甚遠。本書全部用韻文體的聖祇底調書寫，義淨譯有 123 頌，藏譯亦為 123 頌。如上述各種版本與傳承都作為龍樹作，所以對其著者似不存疑，但這有進一步查證的必要。又關於第一譯求那跋摩之翻譯，各種經錄之記事並不一致。

又，宋、元、明三本將第二譯之譯者都作為求那跋摩。此種錯亂可能起因於經錄對求那跋摩譯出之記事混亂而來。有關第二、第三譯之譯者乃無問題，至於第一譯之譯者可能不是求那跋摩。

西藏譯 北京影印目錄 No.5409, No.5682 東北目錄 No.4182, 4496

同上德譯 H. Wenzel: Suhṛllekha. Brief des Nāgārjuna an König Udayana. Leipzig 1886

同上英譯 H. Wenzel: Bśes pai phrin yig (“Friendly Epistle”) JPTS. 1886

研究 本田義英《密友書之研究》（收於《佛典之內相與外相》東京・京都 1934）

④讚頌類。此所謂之讚頌就是梵文稱為 Stotra 或 Stava, Stuti 的一群讚嘆詩。這些讚頌類在佛經中出現以前，已於 Mahābhārata 以及梵書文獻中廣被使用。這本來是為了稱讚神的威德，而羅列了許多神的異名的偈頌，後漸次整理韻律與內容，遂成為一種型式而獨立。佛教中的讚嘆文學得說始於馬鳴（二世紀），但他是否已有 Stotra 的著作却是個疑問，恐怕使用 Stotra 名稱的作品可能始於摩呾里制吒（Mātṛceta，西元三世紀）。馬鳴之代表作品《佛所行讚》（Buddhacarita）與 Saundarānanda 均為 Kāvya 調（美文體欽定詩），但 Stotra 中多用了 totaka, vasantilaka, daṇḍaka 等韻律，可見其流行時期不同。尤以自 No.1675 ~ 1686 之十二部讚頌中，除義淨譯之《一百五十讚佛頌》之外其餘均為趙宋代的譯出。即，宋開寶年間（968 ~ 975）有法天，太平興國五年（980）有天息災、施護等人之來朝，至此，從唐貞元五年（789）以後大約中斷了二百年的譯經再度開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由此三位譯僧各譯出一經，爾後，直到天禧元年（1017）施護入滅之約三十年間，由此三人譯出了二百二十數部約三百十卷的經書。他們的出身地，法天為中天竺，天息災為迦濕彌羅，施護為 Ujjaini，雖各不相同，但當時的印度佛教已完全密教化，因此其所將來、譯出的經典，亦大多屬於密教經典。此十一部中二部為法天，六部為天息災（彼於雍熙四年（987）以後，改名為法賢），三部為施護等所譯出。此三人在中國密教稱為法天學派，而與唐代之不空學派（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之密教形成不同的系統。因此其譯出的讚頌有濃厚的密教色彩是理所當然的。相反地也可以說 Stotra 類是密教經典中最常用的。準此以

觀則將龍樹與馬鳴作為 Stotra 之作者是極不適當的，因而不得不認為是後世之假托了。義淨在《南海寄歸傳》「中之讚詠之禮」，詳述在那爛陀寺以及各地方，每日以哀雅之聲明徹雄朗地讚嘆佛德——音韻長時雖難解其意義，靜夜大眾悽然誦讚頌之情形（大正藏 50·227a, b）。於此必須一提的是，這些讚頌之中「三身梵讚」「七佛梵唄伽他」「毘維梵讚」「八大靈塔梵讚」等四種雖各附加了譯者名但並非翻譯。這是將原語音以漢字拼出來的音譯。在本《大正大藏經索引》雖亦採擇音譯語，但此音譯之梵讚類為音譯文，故不能包括在音譯語之中考慮。這與《陀羅尼》同樣，是一種文章的體裁，故除非判明原文，又即使判明原文，因在文中有各種語尾變化，音韻變化，故應將音譯文如何斷句，將何者作為音譯語，尚未訂立完善的方針。所以在本索引，未從四種音譯梵讚中選擇任何的名詞。這與密教經典中多見的陀羅尼類同樣，當其採擇方針判明之後，再行考慮其處理方法。

「讚法界頌」以五言四句為一頌，共有 87 頌。這含有大乘思想，而建立真空、眞俗二諦等覺。在西藏大藏經中有同本的 Chos kyi dbyiṅs su bstod pa (Dharmadhātustava 北京影印目錄 No. 2010 東北目錄 No. 1118)，雖作為龍樹之作，但可能是後世的假托。此外，不空譯「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大正藏 No. 413）可視為本書之異譯本。據說西藏譯反而接近不空譯。（參照月輪賢隆《龍樹菩薩之讚法界頌》與「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及西藏文之 Dharmadhātustotra 《龍谷學報》No. 306, 307）

「廣大發願頌」是歸依佛以及妙吉祥，普賢，慈氏等二十尊，而讚嘆其功德的，除此之外無異譯本。將作者作為龍樹已如前述是沒有道理的。除前述之二讚頌之外假托為龍樹著作的讚頌相當多，在西藏大藏經中有十九部之譜。（北京影印目錄 No. 2010 ~ 2028，東北目錄 No. 1118 ~ 1137 之中除 No. 1126）

「三身梵讚」、「佛三身讚」是同讚頌之音譯與意譯，這是讚嘆佛之法身、報身、化身的讚頌，著者只有「西土賢聖撰」的記載而不明其詳。西藏所傳者乃作為龍樹之著作。在 E. Chavannes "Les inscriptions de Bodhgayā." Revue de l'histoire de Religion. Tom XXXVI, 1. 1896. 及 A. von Staël-Holstein: Bemerkungen zum Trikāyastava.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St. Petersburg. 1911, pp. 837 ~ 845 中參照了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2015，東北目錄 No. 1123）而刊載原文，神亮三郎也發表了日譯（無盡燈 23 卷）。「佛一百八名讚」是列舉佛之異名一百八來歸依、讚德的。列舉許多神名、佛名加以讚嘆，是 Mahābhārata 以來所常見的方法，在佛經中之所謂佛名經類中亦羅列了一萬數千佛名。一百八名佛名經有：「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大正藏 No. 1197）「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大正藏 No. 1054）「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大正藏 No. 1105, 1106）等，這些都是法天與天息災等人的譯品。由此可知當代之風潮習氣。「一百五十讚佛頌」之漢譯作為摩呾里制吒造，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2038，東北目錄 No. 1147）則為馬鳴造，不過對

此義淨亦有記錄，故確爲摩呾里制吒造無誤。義淨在《南海寄歸傳》中說：「遂抽盛藻，即符授記。讚佛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天謠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岳而爭峻。西方造讚者，莫不咸同祖習。」（大正藏54,227b）。《四百讚》雖無漢譯，但《一百五十讚》則義淨親自於那爛陀寺譯出。相傳對此《一百五十讚》，陳那曾於各頌附加一頌釋讚，而作了《雜讚》（Miśraka-stotra）三百頌，而釋迦提婆更於陳那之《雜讚》上各加一頌作了《糝雜讚》（Miśraka-miśraka-stotra）四百五十頌。梵文原典有 Sh. Bailey: "The Śatapañcasatka of Mātṛceta" Cambridge 1951 及 K. P. Jayaswal & R. Sāṃkṛtyāyana: "Adhyarddhaśataka, Hymn of One Hundred-fifty (verse) by Mātṛceta." J BORS. vol XXIII, 4. 1937 等二種，前者是參照西藏譯及其他寫本，提供了更完整的版本。

《佛吉祥德讚》是列舉大乘法數——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六波羅蜜等，以讚嘆佛德的，關於作者寂友之傳記不明。對本讚頌之異譯與異本未有所傳。

《七佛讚伽陀》是毘婆尸，式棄，俱留孫，迦諾迦牟尼，迦葉波等過去五佛與釋迦牟尼以及當來化主慈氏菩薩等七佛之讚頌，加末尾之回向結讚共八頌而成。對此梵讚 Staël-Holstein 把它還元爲梵文，榊亮三郎則發表了日譯。

A. von Staël-Holstein: Bibliotheca Buddhica, 15, St. Petersburg. 1913

榊亮三郎《七佛梵讚詩之研究》藝文 V. 3, 4. 1914

《撻稚梵讚》由二十九頌形成，撻雜了種種韻律，在技巧上的評價很高。撻稚（Gaṇḍi）報時時所打的木板，在梵讚中使用 gāgrī gagagrī gāgagrī gāgagrī 等擬聲語，這可能是模擬木板之響聲而來。自第一頌至第十一頌讚佛德，十二頌至十六頌希求撻稚聲高鳴，十七頌至十九頌敘述撻稚之性質，二十頌以下則希求撻稚能守護一切。Staël-Holstein 以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2040，東北目錄 NO. 1149）與此梵讚，還元爲梵文（A. von Staël-Holstein: Kien-chui-fan-tsan (Gaṇḍīstotra). Bibl. Buddh. XV St. Pé. 1913）。西藏譯的作者爲馬鳴，但這有可疑之處。Johnston 在英譯之序文中否定了馬鳴作（E. H. Johnston: "The Gaṇḍīstotra" Indian Antiquary 1933 Apr.）。

《八大靈塔梵讚》《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二書並非同本之音譯與意譯。內容都爲四十句，但其八大靈塔之所在地名及其記載之順序不同。在地名方面，對於梵讚之室輪摩候哩（Śiśumāgiri）名號經作桑迦國曲女城，將橋睒咩（Kosamṇī）以王舍城替代。尤其在名號經之末尾有《遊止國城及於住世》，而將地名與滯留年數記載是罕有的。此名號經與八相成道說之關係，尙有值得檢討的問題。梵讚被認爲是《西天戒日王製》，而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2057，東北目錄 No. 1168）之著者作爲 Harṣadeva。此王一名 Harṣavardhana，曾於七世紀前半葉建都於曲女城，支配了北印度一帶。晚年歸依佛教，著作了 Nāgananda, Ratnāvalī 等書，亦爲佛教詩人而聞名。名號經之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2024, 2025，東北目錄 No. 1133）作爲龍樹造。對於梵讚萊維曾把它

還元爲梵文，而 柳亮三郎則發表日譯（S. Lévi: “Une poésie inconnue du roi Harṣa Śīlāditya”, Memorial Sylvain Lévi, Paris 1937 pp. 244-235, 柳亮三郎 所謂戒日王御製之八大靈塔梵讚 藝文 IV. 5, 6）。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是以敘述布施及其功德爲主的，內容完全屬於小乘。由七言四句之頌二十七與五言四句之頌七十三總計一百頌而成。限定百頌或五十頌的作品，除了下述之〔事師法五十頌〕之外，在印度古典文學中亦是常見的，如 Sūryasataka, Amarasataka, Caurapañcaśika 等都很著名。佛經大概是採用此形式的。此頌似無異譯與異本。

⑤ 其他

〔事師法五十頌〕是說明弟子師事師父的注意事項與態度的，極爲詳細而嚴格。與其說是佛教特有的，不如說是根據印度古來傳統的儀軌而來。漢譯與西藏譯（北京影印目錄 No. 4554, 東北目錄 No. 3721）作者均爲馬鳴，但這並不確實。萊維於尼泊爾發見了最初三十四頌之梵文寫本，而與法譯一起發表（S. Lévi: “Autour d’Asvaghosa” J. A. 1929）。

〔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爲元代管主八之撰述（1314～1320），據該序文說，這是補〔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門經〕流通分之缺的，內容是說有關佛涅槃之密呪，其文字極爲難解，意思亦不通。

〔請賓頭盧法〕是敘述國王長者設一切會時，請賓頭盧頗羅墮誓作爲末法四部衆之福田一事，及其因緣的。賓頭盧爲十六羅漢之一，具白頭長眉相。譯者慧簡是否與〔梁高僧傳〕所言之慧簡同一人，這就不太清楚了。此經是於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初見的，故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是賓頭盧爲拘舍彌城優陀延王說〔欲樂味甚少，憂苦患甚多〕故〔勤行淨行〕的，文中間雜了韻文，易懂而具有小乘內容。

〔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是迦葉仙人答弟子訶磤迦仙之問，而敘述女人懷胎十個月乃至十二個月中應服用之藥名及其服用法的經典，完全沒有佛教色彩。大概是繼承印度傳承之 Āyurveda 系統醫書之一種。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是敘述勝軍以一百伽他，思及自己的愚笨，勸世人布施、務業的經典，雖無有系統的內容，却可看到小乘的修道觀。關於作者勝軍毫無所悉。

（井 口）

凡 例

1. 本書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三十二冊論集部中所含詞彙之索引。
2. 名詞的選擇，不限於佛教術語，盡量搜羅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之學術用語。
3. 本索引把一切名詞依五十音之順序排列的作為本文，並註明分類項目，更爲了容易檢字起見，增加了筆劃與四角號碼兩種索引。

音 次 索 引

1. 選錄之名詞在原則上均按照大正新脩大藏經的原文，而不加選錄者的意見。
2. 索引名詞之後，在（ ）內註明 50 項分類項目中該當的項目名稱與細目記號。
例：禪定（禪觀 b）
3. 項目分類的基準，請參閱分類項目別索引。
4. 表示索引名詞在大藏經中的所在，均依經典號碼、經典卷數、頁數、段別之順序以數字及文字表示之。但經集部的經典號碼自 No. 1628 因明正理門論本至 No. 1692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止共有六十六部之緣故，把最初二位數“16”予以省略，僅用最後二位數表示。因此“36”即是 No. 1636 之意，“71”即是 No. 1671 之意。

例：□（ ）48—7,432a

上述的例子是表示大藏經第三十二冊，經典號碼 No. 1648(48)，解脫道論卷七（一7），四百三十二頁（,432），上段（a）之意。又大藏經各頁的上中下三段各以 a, b, c 表示。唯有 No. 1670 那先比丘經，因其二卷本（A本）與三卷本（B本）同一號碼，故爲了區別兩者，在緊接經典號碼的引號之後以 a, b 分別表示A本與B本。

例：70—al,695a

5. 論集部的大藏經冊數全部予以省略。
6. 同一索引名詞在同一論內出現多次時，只於初現時註明經典號碼，以後則從略。
7. 索引名詞的排列順序（依用諸橋轍次氏、大漢和辭典）是將重點置於 50 音音表，並把ヂ、ヅ用ジ、ズ統一之後，先將首字之發音相同者集中於一處，再依筆劃數分出先後順序，筆劃數相同者即依部首順序排列，首字全同者則以第二字以下之五十音順序分別先後。
8. 爲避免由於發音的不同，發生同一個字之重覆，忽視同字之音便而把它集中在一起。其文字之所在，原則上依佛教慣用的發音（主依宇井博士、佛教辭典），其他的發音則以下列記號表示文字之所在。